

长恨春归

青荇与然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庚子年秋
青荇与然

明孝貞純皇后故里

长恨春归

青荇与然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恨春归/青苻与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-7-5339-4580-0

I. ①长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9758号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
装帧设计 吕翡翠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长恨春归

青苻与然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联系电话 0571-85152727(发行部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468千字

印 张 22

插 页 1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580-0

定 价 5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序 言

毛佩琦

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,也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。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平台,也成了我们写作和阅读的重要平台。近年来网络写作成风靡之势,诞生了不少网络作家和网络作品,其中许多作家作品令人瞩目。我们现在看到的《长恨春归》就是浙江衢州籍网络作家吕琼青的作品。

这是一部以明代宫廷为背景的小说。故事围绕王钟英跌宕起伏的命运展开,讲述王钟英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,到进入宫廷、被逐出宫廷、重入宫廷,最后成为皇后的过程。其中既有后宫的夺位争风,又有市井的炎凉百态。故事中人物栩栩如生,或奸诈狡猾,或善良清正,或老谋深算,或简朴天真。重要的是作者对人心事态的解剖,对善良的崇扬、对邪恶的挞伐,最终让正义得到伸张。后宫不过是作者表达理念的一个平台,作者借助这个平台诉说她的理想和追求。

小说中的王钟英,与历史记载是不完全一致的,甚至钟英这个名字也不见于正史。然而,浙江衢州地区关于王皇后的传说广泛流传,连清代康熙年间的《衢州府志》上也有记载,至于传说中王皇后的遗迹,也是随处可见。对于小说创作者而言,历史记载不详并不是障碍,相反,作者可以就此展开想象的翅膀。我们不必追问人物和故事的真伪,我们所关注的是我们能从作者编织的故事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。作者在创作中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,也表达了她作为作家的良知。她倾注大爱于写作,努力把真善美献给广大读者,呼唤真善美回到人间。文学史上以大历史为背景虚构创作的小说并不少见,远的如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等,近的如《李自成》《少年天子》等,其素材或是来自民间传说,或是借历史平台进行虚构,它们都成了文学创作的典范。网络传播普及面广,网络写作和发表有着短平快的特点,但就文学创作的规律而

言,与书面写作并无不同。我们也期待着《长恨春归》取得成功。

中国人重视传统,珍惜传统。一切当代发展都是历史的延续。任何美丽花朵的绽放都离不开传统土壤的滋养。浙江衢州地区就把王钟英的历史传说视为瑰宝,在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中给予了充分的重视。如今,举国上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深入民间的广阔原野,寻回中华民族来时的道路,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,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,这是一项深得民心的事业。

在《长恨春归》即将出版之际,衢江区全旺镇党委书记甘小华一定要我说几句话。我就在此祝贺《长恨春归》的出版,也当作给本书的序言吧。

2017年11月8日于意大利旅次

(毛佩琦: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、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、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。曾在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主讲明史、《中庸》等。)

目录

第十二章·走水	153
第十一章·新后	127
第十章·红颜	107
第九章·有孕	097
第八章·受辱	083
第七章·遇险	067
第六章·新帝	057
第五章·囚禁	051
第四章·初遇	041
第三章·太子	031
第二章·选秀	021
第一章·女英	001



后记

第十三章 · 流离	175
第十四章 · 相思	189
第十五章 · 江南	223
第十六章 · 情伤	245
第十七章 · 新欢	263
第十八章 · 仇恨	275
第十九章 · 隐忧	285
第二十章 · 龙裔	291
第二十一章 · 问心	309
第二十二章 · 真相	325
后记	343

第一章 女英

钱篁山清水秀，葱翠浓郁，岚霭悠悠萦绕在山间。而楼峰就如镶嵌在钱篁的一颗翡翠，钟灵毓秀，不带半分俗气。

楼峰脚下，有户殷实人家，主人姓王名孟文，祖上也曾做过官。后因乱世，隐居在此。王家在楼峰也是诗礼之家，孟文长身玉立，又有功名，家境也算不错。因此，在娶了原配毛氏，继配酆氏之后，又娶了年轻貌美的段氏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毛氏泼辣，酆氏温柔，段氏风流，王孟文也算享尽齐人之福。

老婆多也有老婆多的难处，比如争风吃醋。什么挑拨离间式、指桑骂槐式、含沙射影式，各种戏码层出不穷，在王家不断上演，且愈演愈烈。

毛氏本来性情泼辣，又自恃原配，兼生子王琛、王琼、王璋和王珍，更是有恃无恐。段氏年轻貌美，又有老爷宠着，进王家不过两年，便生子王源，更不把毛氏放在眼里，针尖对麦芒，弄得鸡飞狗跳。只是可怜酆氏性子软弱，又无所出，两头受气。

毛氏持家精细，这一日，见家里鸡蛋又少了，便指桑骂槐：“哪个好吃懒做的婆娘，针头线脑不动，只知道吃好穿好，倚门弄骚。”

段氏心虚，先是一声不吭，见她越骂越难听，忍不住心头之恶气，叉着腰，对骂道：“泼妇，一天到晚看着鸡屁股，恨不得鸡屎当成蛋花汤。”

见她们骂得实在恶心，酆氏上前劝道：“都是自家人，不要骂了，老爷好歹也是村里受人尊重的秀才，你们这样天天争吵，老爷还要不要做人。”

毛氏和段氏听了，心里更是不乐意，一齐指着她大骂道：“不会下崽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这么说话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德行。”

酆氏本是好心，结果两人把她当成出气筒。想想平日里谨小慎微，敬孝家婆，体贴丈夫，却从没听见他们说声自己好，自己如此无辜，遭此辱骂，他们只装聋作哑，越想越委屈，便哭着出了门。

刚拐过弄堂，就听到有人敲着锣鼓喊道：“都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不好看不要钱，过来看一看，瞧一瞧。”抬头只见村口的空地上，满当地围着一群人在看把戏。人群中不时发出“哇”“哦”的惊叹声，酆氏便擦了眼泪，想悄没声儿地躲过人群。偏被从积庆桥上下来看热闹的邻居翠姑看见，过来打招呼道：“二娘，怎么了，眼眶儿红红的，又受委屈了？”

这一说，酆氏没忍住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因为嫌人群太吵，翠姑拉了她的手坐到对面的双樟树下，道：“柿子总拣软的捏，你呀，太不硬气了。”

酆氏抹了抹眼泪：“我怎么硬气得起来，她们都已经生了好几个娃，就我没有，一开口，她们就拿这个说事儿。”

“鸡飞狗跳的，你家秀才老爷也不管管？”

“老爷总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她们在老爷面前都装得和顺温良，背转身又是另一副模样，我找老爷说理，老爷倒是说我挑事儿，没气量。”

翠姑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哪是那两个女人的对手，你也不要太放心上，但愿老天保佑你生个娃，也好有个依靠。”说到此处，眼睛忽然一亮，一拍手道：“我差点忘记了，隔壁横溪村有棵千年古槐，很有灵气。据说，有个小媳妇因为久久不得孕，被婆婆恶骂，在槐树下哭诉半天，结果还真怀孕了，这个娃娃还真有出息，从小儿就爱读书，长大了还中了状元，现在槐树下还立着状元碑。那里的小媳妇新婚都要去拜一拜，期望得个麒麟子，你也去试试。”

酆氏见她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将信将疑。翠姑推了推她：“你也别不信，去拜拜也没坏处，说不定老槐树真显灵了。”说着起身，又嘱了一句：“我去看热闹了，你也不要迟疑了。”

酆氏抱着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想法，买了香烛等祭拜之物，去了横溪村。

正是仲春时节，一路上黄鹂鸣翠，微风拂面，酆氏心里开朗了许多，洗去了郁郁之色。

横溪村离楼峰并不远，在乡人的指点下，酆氏找到了这棵传说中很有灵气的老槐树，还有槐树下的状元碑，状元碑虽有些破损，但碑上字迹清晰遒劲。老槐树枝叶繁茂，树根上插满高高低低的香火，这里的每一炷香都燃着一个家庭的期望。

酆氏小心地绕过这些香烛，把自己的那炷香端端正正地插在大槐树下，虔诚地拜了下去。

也许是心里有了寄托，也许真是老天开眼，酆氏果真怀了孕，奇怪的是人家十月怀胎，而酆氏却怀了足足十二个月。

“恭喜王老爷，是个漂亮囡囡。”当产婆把婴儿放入孟文手中时，孟文的手竟有些发抖，五个儿子，如今终于添了个女儿，王氏一族真是人丁兴旺、子孙繁茂。又见小婴儿面相俊俏、哭声洪亮，心里更是喜欢。暗思，这囡囡长相不俗，怀孕十二个月，必有异常。

酆氏终于做了母亲，见孟文神态喜悦，便说道：“老爷，给囡囡取个名字吧？”

王孟文心情大好，见窗外桃红李白，迤迤万千，想了会儿道：“仲春时节，桃李并芳，落英纷呈，美轮美奂，就叫仲英吧。”

“仲英，仲英，真好听。”酆氏含笑道，“谢谢老爷。”

孟文自从有了这个小女儿，心里委实高兴，无事便抱着小女儿到处逛。

乡里百姓见王秀才如此欢喜，便笑道：“王老爷，看你高兴的，莫非你家囡囡以后要做正宫娘娘咯。”

孟文笑道：“那可说不定。”

刚巧翠姑路过，凑趣道：“王秀才家的囡囡怀孕十二月，不是娘娘也是个大贵人，说不准这娃娃就是我们乡里乡亲的福星呢。”

孟文嘿嘿笑，他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，儿女双全，人丁兴旺。

只是有一件事令他烦恼，这仲英生下来时，头上有一头癞痢。当时一是高兴，二是觉着小婴儿都有一层小癞痢，到一定时候会自行脱落，便没在意。谁知小仲英周岁后还没脱落，且愈长愈厚，心里不免懊糟。

桂花岩的一个老和尚下山化缘，偶尔看到仲英，莫名其妙地说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命中福贵，无人能夺，命中灾祸，无人能受，福也享得，罪也受得，善哉，善哉。”孟文听着疑惑，欲问清楚，那老和尚早已扬长而去。

仲英渐渐长大，只是一直不会说话，加上一头癞痢壳，看起来很是肮脏丑陋。渐渐的，孟文也越来越疏远她。

酆氏无奈，越发处处小心。仲英三岁那年，王孟文中举到上元赴任。毛氏因为年纪渐大，又一向务农，自然是在老家更为合适。而酆氏一贯贤良，上伺候公婆，下照顾幼小，家里似也是离不开她。唯有段氏，年轻貌美，又有些风流，如果不带在身边，还真怕她做出红杏出墙、风花雪月的事情。到时候，王老爷变成绿老爷，就很难看了。无论如何，王老爷是要把段氏带走的。

留下了毛氏和酆氏，毛氏虽泼辣，但酆氏是个闷葫芦，吵架找不到对手，毛氏也安静了许多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只是天注定仲英是要受这许多的磨难，这一年，酆氏因为去山里采药，被淋了雨，感冒咳嗽一直不见好。

毛氏向来冷漠，又舍不得花钱。仲英虽然跑前跑后，但毕竟是个小孩，能做的事有限。酆氏的病如果及早治疗，必定是能好的。山里人家，有个小病小灾的得自己扛着，结果越拖越严重。

仲英急得不行，拖着毛氏的手，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：“大娘，快救救娘亲。”

毛氏惊异地看着她，一直以为仲英是个哑巴，没想到第一句话就说得那么流利，她掏出了铜钱道：“癞痢婆子，看你哑巴说话的分上，带你娘亲去看病吧。”

仲英忙去叫了郎中，郎中看时，紧锁了眉头，说道：“太晚了，已经药石无效了。”药也不肯开，任仲英怎么求也没用，拿了诊金就走。

仲英寸步不离地守着娘亲，困了，就扑在娘亲的床头睡。这一日，仲英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只见娘亲站在门口向她招手，她欣喜地扑上前去，道：“娘亲，你好了吗？”

酆氏笑着说道：“小囡囡，娘亲要走了，以后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娘这一走，就怕没人能照顾你了，你还这么小。”说着流下泪来，又道：“娘亲不想离开你，可是没办

法，时辰到了，娘亲走了。”转身向门口走去，隐入白茫茫的烟雾中。

“娘亲，不要走，娘亲……”仲英哭喊着，追了出去，被门槛绊倒，惊醒了，心怦怦地跳。

见鄮氏一动不动，仲英便使劲摇晃着，叫道：“娘亲，娘亲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”鄮氏没有再醒过来，仲英哇哇地哭了起来，她知道，娘亲永远地走了，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走了。

没娘的孩子像根草，鄮氏死后，毛氏更健忘了，经常忘记叫她吃饭，仲英也不敢说，经常饿着肚子。好在大哥王琛心疼她，找些吃的悄悄塞给她。

过了年，王琛在县衙谋了职位，便不常回家。其他几个儿子为了前途，也随孟文去了上元，家里只剩下毛氏和仲英。毛氏因嫌家里冷清，又缺少帮手，便急急要给儿子成亲。王琛孝顺，依了他娘。

见大哥要娶媳妇了，仲英格外高兴。看着容貌娇俏的新嫂子过了门，以为自己终于有了伴，高兴地跑前跑后，讨好新嫂子。

只是新嫂子陈氏并不待见她，稍不满意就拿她出气，又好吃懒做。仲英稍年长一些，陈氏便把家务事推给了她。一开始，陈氏还迂回曲折。比如，想出去玩时，便端盆衣服，说道：“娘，我去溪边洗衣服了，回家再劈柴火。”出了门，便把衣服塞给仲英，道：“娘叫你洗衣服了。”自己转身跑去玩耍，见时候差不多了，便站在门口等着，待仲英拿了洗净的衣服回来，便夺过盆子道：“娘让你把柴火劈了。”

一次两次旁人看不穿，次数多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毛氏装聋作哑罢了。

装久了，装累了，陈氏干脆不装了，直接把事情全推给仲英，简单又直接。自己却嗑着瓜子儿，去茶楼听听说书，祠堂门前看看戏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
王琛看不下去，责怪陈氏，陈氏开始时还听些话，后见婆婆并不偏向儿子，便开始大吵大闹，寻死觅活。

婆媳站在一条线上，王琛是个男人，不善于辩解，又碍于家事不便外扬，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如此一来，陈氏更是变本加厉，稍不顺心，非打即骂。最让仲英愤怒的是陈氏从不叫她的名字，而是以“小痢痢”或是“痢痢婆”代替她的名字。

泥人尚有几分土性，兔子急了还咬人。半夜，她见陈氏起夜，便用白毯子蒙了头，悄悄跟在她背后，陈氏感觉到背后有人，只觉得毛骨悚然。一转身，见一个白影在她眼前飘过，吓得半死，当即尿在裤裆里，哭着喊着说家里出了鬼。

王琛看着惊吓得半死的婆娘，一家子人唯独不见仲英，心中了然，说道：“是二娘不放心英子，来看看她，以后你们再不许欺负仲英，不然，二娘的鬼魂也不会放过你。”此事就这样瞒了过去。此后，陈氏不敢在半夜起夜，就是再急，也只好忍着。

好山好水出人杰，钱篁虽处衢州边陲，但自南宋出了抗金英雄徐徽言，之后又出

了状元毛自知，这习文练武之风便盛行开来。

村东头就有个中规中矩的学堂，办学人据说与毛家状元同出一系。有了毛状元的牌头，又有这样的励志故事，那些望子成龙的爷娘便争着把孩子送学堂去念书，将来也好考个状元，光耀门楣。

那些野惯了的孩子哪收得住心，通常是人在学堂，心在江湖。先生上面在教书，学童下面做鬼脸，或者干脆偷偷溜出去。气得先生直呼朽木不可雕也，拿着板子责罚他们。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先生无奈，劝退了一些实在调皮捣蛋的孩子。

这一日，先生正摇头晃脑地念着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就有学生在下面喊道：“先生，有人偷看。”

先生抬眼一看，见窗头上人影一晃，便不见了。

有学生道：“这是后村的痢痢婆子，在家里放鹅，我们都不同她玩。”

先生倒是个善人，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身患恶疾，本就可怜，你们更不可以轻视她，欺凌她，以后她来听课，就让她听。”

这些话被躲在后窗的仲英听在耳里，心里极为高兴，听课是她唯一的乐趣。现在，先生已经允许她来听课了。以后，可以趁放鹅的时间过来蹭课了。

陈氏见仲英放鹅之余，天天去学堂听课，叫嚷着不让仲英去。

王琛忍不住了，道：“英子又没偷懒，也没耽误放鹅，让她去又怎样。倒是你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就知道在村里晃来晃去。”

陈氏无话可说，便暗地里使绊子。比如，看到仲英听课，故意往鹅群丢块石头，把鹅惊得又跑又叫。这么一来，闹得仲英不能静心听课，忙着赶鹅了。看仲英追着鹅到处跑，她在一边哈哈大笑。

陈氏乐此不疲，仲英忙于应付，苦不堪言。这样闹了一段时间，一旁的师娘实在看不过去，上前帮着仲英赶鹅，大声呵斥陈氏的不厚道。见有师娘护着，陈氏不敢嚣张，毕竟师娘是长辈。但心里总感觉不爽，总想抓个错处，狠狠出口气。

这一日，陈氏悄悄跟在仲英的后面，见她又扎在窗口听课，心下盘算着如何趁她不备，偷只鹅宰了吃，既享了口福，又可以栽赃嫁祸，一举两得。

果真如了她的愿，一只大白鹅摇摇摆摆走到她脚下。她一把捏住鹅脖子，可怜的鹅被捏住了脖子叫唤不出来，使劲拍打着翅膀。偏偏仲英听得入迷，居然没听到。

这么一只大白鹅，要偷偷带回家，也着实不容易。陈氏虽懒，但脑子没残。她悄悄绕到隐蔽处，背了人，把那累赘的鹅毛连扯带扒，生生拔了。又用布包裹了，然后溜回了家，趁着家中没人，杀鹅炖肉，一气呵成。吃个满嘴流油，吃干抹净后，把剩下的鹅肉悄悄藏起来，留着明天吃。

接下来，她要盘算如何收拾仲英，让这个小丫头吃苦头了。

仲英听完了课，赶着鹅往家走。见陈氏凶神恶煞地守在门口，盯着她看。看得她全身发毛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。

盯着仲英看了一会儿，见她毫不慌乱，陈氏便信口问道：“痢痢婆，今天是不是又偷懒了？”

“我没有偷懒。”仲英辩解道。

陈氏见仲英镇定自如，心里的恶念更膨胀了，厉声说道：“小痢痢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，你做了错事还不承认，是不是想挨家法？”

仲英无辜地眨了眨眼睛，说道：“嫂嫂，仲英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惹嫂嫂不高兴。”

见仲英如此，陈氏心里犯疑：难道痢痢婆还不知道鹅丢了？她偷偷数了数鹅，见鹅一只也没少。

陈氏正在疑惑，村里传来孙寡妇尖厉的叫骂声：“哪个杀千刀的，偷了我家的鹅，断子绝孙的王八蛋，偷我寡妇人家的鹅，我咒他生个儿子没屁眼，生个女儿做娼妇。”寡妇嘴巴毒，陈氏听得心惊肉跳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忙对仲英道：“没偷懒就好，快把鹅关好，不要让人偷了去。”匆匆跑回了屋。

那寡妇似乎听了他人的点拨，声音低了下来，不过仍然清晰可闻：“书香门第竟然娶了这样的媳妇，好吃懒做还偷东西，哼，算我倒霉。”

仲英听了，心里明白了，更鄙夷嫂子的为人，却又无奈。她悄悄赶了一只鹅给孙寡妇，孙寡妇也不是不识好歹之人，见仲英懂事，便收了骂声。说道：“也难为你这个小姑子了，碰到这样一个嫂子，真是作孽呀。”

见仲英悄没声儿为她摆平了事，陈氏很是惭愧。没抓住仲英的把柄，又被孙寡妇骂得灰头土脸。陈氏蔫了好几天，也没心情去看戏听书，对仲英的态度似有好转。

明朝有明文规定，两京官员离开老家六年者，可申请回乡探亲。仲英九岁那年，孟文六年任满，被朝廷批准回乡探亲两个月。在任期间，因为勤政开明，孟文数度升迁，已官至从四品宣抚使，衣锦还乡自然风光无限。

因段氏身体不适，而二子王琮已经谋了职位，不能回乡，孟文只带了毛氏所生的三子王璋和四子王珍。

隆冬季节，雪花染白了乡间的小路，再冷的天，也架不住乡邻乡亲的热情，一时间，王家宾客盈门，座无虚席。

孟文一一辨认着亲朋好友，六年时光足以让人从童稚走向成熟，从成熟走向老练。

待天色将晚，族长见孟文已面露倦意，便对大家道：“宣抚大人舟车劳顿，大家还是先回家，让大人先歇息吧。”孟文欲客气几句，被族长阻止道：“来日方长，大人莫要客气。”

待送走宾客，孟文总算喘了口气。见一屋子人中独独没有自己唯一的女儿仲英，他问道：“怎么一直没见英儿过来？”

王琛刚好送走宾客过来，不经意地说道：“爹，英子正在厨房里准备晚膳。”

毛氏在厢房整理箱笼，陈氏在一旁闲嗑瓜子，而九岁的女儿却在厨房准备一家子的饭食，王孟文不禁怒上心头，恶声道：“把英儿给我带过来，如果没人煮饭，我们便饿着罢。”

王琛这才意识到父亲生气了，一旁的陈氏讪讪道：“媳妇因为肚子疼，才偷了个懒，平时可都是媳妇煮饭，媳妇这就去叫小痢痢过来。”

一会儿，孟文见一个瘦瘦的身影走了过来。堂屋虽有些昏暗，但眼前的小人儿依稀还辨认得出来，小巧坚挺的鼻子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，圆圆的花瓣似的小嘴，只是那厚重的痢痢壳还紧紧箍在她的头上，越发显得脑袋大身子小。他有些心酸，叫道：“英儿。”仲英站在墙角，怯生生地喊道：“爹。”

孟文朝她招了招手，温言道：“英儿，到爹这边来，让爹好好看看。”

仲英轻轻摇了摇头，孟文走了过去，拉了拉她的小手，小手钻心的冷。他不由得摸了摸她的棉衣，棉衣并不单薄，摸起来却是蓬蓬松松的，不似那棉花的紧实绵密。心里不由得添了几分疑惑，见袖口有些破落，便顺手扯了扯。这一扯，顿时目眦欲裂，怒喝道：“王琛！”

王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爹，怎么了？”

王孟文双手发抖，脸色发青，拿着一把芦花说道：“我们王家很穷吗？穷得连你妹妹一件棉衣都做不起？”

王琛见了，忙跪下道：“爹，孩儿实在不知，孩儿糊涂，你责罚孩儿吧。”

王孟文指着他骂道：“每年，我都会寄俸禄回家，虽然不能锦衣华服，但也不至于冻着饿着，你自己在地方也有官职，也有俸禄，怎么会如此窘迫，让你妹妹穿这等棉衣，你说！”

王琛一个劲地磕头道：“爹，是孩儿的错，爹莫要生气，你责罚孩儿吧。”

王孟文怒极，拿起桌上的茶杯欲掷过去，被迈着小脚跑过来的毛氏拦住，道：“老爷，这不是琛儿的错。”毛氏看了看周围，见王璋、王珍怯怯地站在一边，媳妇陈氏已不见踪影。原来，陈氏见事情败露，公公震怒，早溜出去了。毛氏见她时时不忘投机取巧，不顾丈夫和公婆，心里不由得生厌，叫道：“这是媳妇不知好歹，被别人教唆，做那亏心事，明天叫琛儿休了她。”

“那也是他管教无方。”王孟文见毛氏上来阻拦，心里一阵恶怒，端起椅子，要砸王琛。忽然听到仲英朗朗念道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……”原来仲英不忍心大哥受罚，便大声地诵读《孟子》，以分散孟文的注意力。

孟文脸上的怒气转化为讶异，他慢慢放下椅子，惊诧地问道：“英儿，适才是你在诵读？”仲英点点头。

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天天在学堂门口放鹅，跟学堂里的先生学的。”

“知道这句话何意吗？”

仲英点点头：“先生说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。”

“你还会读什么？”

“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还有‘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’，爹爹要不要听？”仲英仰头问道。

王孟文惊喜地抱起仲英，又呵斥王琛道：“畜生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连妹妹都懂的道理，你还不不懂，还不快去拿件棉衣给妹妹穿上。”

王琛羞愧难当，匆匆去拿棉衣。

也许是心里有所亏欠，孟文对仲英便格外宠爱。日里得了空闲，便教仲英念诗写字。如果天放了晴，便带着仲英外出走亲访友。看得王璋和王珍眼红，说父亲偏心。

孟文一向板正，虽知是戏言，也不由得斥道：“你们一直在为父身边，终日里饱衣暖食，何曾受过什么罪。英儿小小年纪，吃苦受累，缺衣少食，为父对她好些，你们便闲言碎语，越大越没出息了。”

说得王璋、王珍小脸赤红，忙道：“不过是见父亲宠爱妹妹，说了些打趣的话，并没有真正埋怨的意思。”

孟文这才笑道：“这还像句话，男子汉便该气壮山河，不可婆婆妈妈。我们钱簠，素有先贤，武有忠壮公徐徽言，文有状元郎毛自知。作为钱簠的子孙，你们也该去祭拜先贤，不忘做一个经天纬地，报效家国的人。”

王璋忙道：“是，孩儿这就去准备车马。”

孟文又道：“准备些香烛瓜果即可，祭拜先贤，步行即可，再说山路崎岖，坐车甚为不便，不过是十几里路程，哪用坐什么车子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孟文有些不悦，责道：“可是什么？你们是享受惯了，吃不得半点苦。”

王珍嗫嚅道：“孩儿倒没什么，只怕辛苦了爹爹。”

“这个不用你们挂心。”孟文看了他们一眼，道：“今天天已将晚，明天早些起床，准备好瓜果香烛，再准备些干粮。”

第二日清晨，天还未大亮，父子三人便出了门。刚走出几步，便觉得身后有人跟着。孟文回头，见是仲英。

“爹爹，英儿也要去祭拜先贤。”仲英仰着头，点漆似的眼珠乞望着他，他有些心疼，上前抱起了仲英，道：“天这么冷，还要走十几里山路，你可走得动？”

仲英严肃地点点头：“英儿不怕冷，也不怕累。”

一行人便随孟文去了官塘。

虽然天气晴朗，但山上还积有薄雪，路旁积满了冰凌。山风吹过，带着霜意，令

人直缩脖子。

孟文父子三人久未走山道，确实累得够呛。王璋和王珍走了不过一刻钟，便抚背叉腰，气喘吁吁。

孟文还好些，不过是身上多了层浮汗。见仲英一直拉着他的手，又是走，又是唱，活泼伶俐，已不似初见时的胆怯畏惧，不由得欣慰。

一路风光旖旎，艳阳初上，映出五彩霞光，山上云蒸霞蔚，恰如神仙洞府。

“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”王珍眼尖，见一处奇峰扑面而来，如一匹脱缰的骏马，昂首扬蹄，腾云驾雾，又如苍鹰展翅，翱翔苍穹。

“这是老鸦石。”仲英仰头答道。

王珍歪着脑袋看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我看像苍鹰展翅，应该叫老鹰岩才对，叫老鸦石，粗糙。”

“这是焰珠峰，这像鹰一般的石头是天界的大鹏鸟，它的兄弟因受了寒毒，须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一颗焰珠仙丹疗伤，它为了救兄弟，偷了这颗焰珠，被天界责罚，降到凡界，化成了这块石头。”孟文平日里虽然板正，此情此景也来了兴趣。

仲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爹爹，只是大鹏鸟为救兄弟而受罚，太可怜了。”

孟文道：“虽然它是无奈，但偷东西总是不对的，所以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不能做不义之事。”

王珍见孟文高兴，有心讨好，发挥十二分想象力。走过山口时，见一座峰峦恰似女孩儿的双髻，便叫了起来：“爹，你看，这像不像女孩儿的双发髻。”

孟文笑道：“到底是钱篁的后人，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看出些道道来，这不过是钱篁一景，叫双髻峰。爹今天倒要考你们一考，看看你们在学堂是否备位充数，就这山峰题诗一首，你们兄弟两个，看看谁能题。”

王璋挠了挠脑袋，道：“爹爹，这可是为难孩儿了，孩儿素喜习武弄剑，叫孩儿写诗弄文好比是赶鸭子上架。”

孟文摇了摇头，笑骂道：“看你在学堂也是滥竽充数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珍儿，你呢？”

王珍已成竹在胸，又有心炫耀，便卖弄道：“青发双垂阅大年，朝辞薄雾夕含烟。玉虬不逐浮云去，尚敢千秋……尚敢千秋……”吟到这里，一时找不到感觉。

“尚敢千秋傍九仙。”仲英笑吟吟地接口道。

孟文停下脚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道：“英儿，你把最后一句再吟一遍。”仲英点点头，抿了抿嘴，清清楚楚地吟道：“尚敢千秋傍九仙。”

“英儿啊，英儿，你若是个男孩，就是个未来的状元郎啊。”孟文欣喜地抱起仲英，把她举过头顶。

一路景观，走走看看，说说笑笑，倒也不觉得累，走了个把时辰，便到了官塘。

徐徽言的墓地背靠山麓，因年代久远，微有些破损，墓上的碑文清晰可见，遒劲有力。

墓前，已经有纸烛烧过的痕迹。

见墓上的衰草随风而动，孟文顺手去拔了一把，仲英见状，也跟着上前拔草。待拔得干净了，孟文这才拿出祭品，摆上瓜果，又点上香烛，分给他们兄妹几个。表情肃穆，对墓碑拜了三拜，而后令王璋、王珍、仲英跪拜，以示对英魂的敬重。

王珍仰头问道：“爹爹，为何要跪拜？只有祭祖时才行跪拜大礼。”

孟文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忠壮公临危受命，救民于水火，最后被金人射杀，就是金国元帅粘罕也敬他为人，称他是位大义人，难道当不得你一跪吗？”

王珍脸色绯红，道：“爹爹恕罪，儿子知道错了。”

孟文微微点头，又道：“凡是圣人先贤志士，才德完备之人，至善至真之人，都值得后人敬仰，值得大家跪拜。”说完，领着三人认认真真地行跪拜之礼。

回来又绕道横溪祭拜了抗金状元毛自知，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家。

年的气息越来越重，山里人过年，虽没有锦衣美食，但少不得家家户户打年糕（寓意为一年的更比一年高），做米糖（寓意为丰衣足食，生活甜蜜）。门口要贴上门神，挂上对联，以示来年邪神勿入，家宅平平安安，红红火火。

以往，到了年节，乡邻便会拿着红纸，请村里的秀才或者先生写上一副。如今宣抚大人回乡，求得宣抚大人一副对联，那是家里的面子，是以来王家求对联的人特别多。

孟文六年才回得一趟家，对乡邻自然是有求必应。

书房里堆满了红纸，孟文书写，而仲英便在一边磨墨，递红纸，又把写好的对联放在地上晾干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倒是比旁人更忙碌几分。

孟文见她做事有条有理，对联也放置得丝毫不差，便教了她两句：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赤日对苍穹。”

仲英接口道：“贤对圣，是对非，鱼书对雁字，红瘦对绿肥。”

孟文诧异：“这也是先生教的？”

仲英点点头。

“爹爹考你一考，看你可对得出来。”

仲英点了点头，又摇头道：“英儿不会。”

“不会爹爹可以教你。”孟文略略思忖，太难了太深了不行，出一些简单易懂的吧。想到仲英所学皆是先生所教，便出口道：“老先生。”

仲英想也没想，道：“小学童。”

“老先生灯下看书。”

“小学童案上写字。”

“老先生灯下看书，头昏眼花。”

“小学童案上写字，心猿意马。”

孟文又惊又喜，如果说过目成诵靠的是好记性，能出口成联却全靠心思敏捷，悟